

《怪谈》与《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比较——以个别形象为例

龚秋丹

天津理工大学, 中国·天津 300380

摘要: 作为描写神怪、志异的文学作品,《怪谈》和《聊斋志异》在中日文学史都占有重要地位,当中描写的故事都为各自国内民间大众所熟知,《怪谈》更是被誉为日本的《聊斋志异》。其间值得一提的是,两部作品中都分别描写了不少的形色各异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其性格特点上都有相同点和不同点,体现了两位作者在女性观念和价值取向上的异同。本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比较,探究两位作者笔下女性形象以及作者本人女性观的异同。

关键词: 小泉八云;《怪谈》;《聊斋志异》;女性形象;女性观

Comparison of Female Images in tales of mystery and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Taking Individual Images as Examples

Gong Qiud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Tianjin 300380

Abstract: As literary works describing supernatural beings and strange stories, tales of mystery and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both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the stories described in them are well known to the folk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tales of mystery is even better known as Japanese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In the meantim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many different female images are described in the two works, and these female images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i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lect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authors in women's concepts and value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mpares the representative female images, and explor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emale images written by the two authors and the author's own view on women.

Keywords: Koizumi Yakumo; "Tales of mystery"; "Strange tales from a lonely studio"; Female image; Feminine view

0 引言

《怪谈》是爱尔兰裔日本作家小泉八云的杰作,这部作品是在他深入研究和领悟日本文化的精髓后创作而成,因而备受赞誉,被称为日本灵异文学的开山之作。《怪谈》包含了50篇日本怪谈故事,其中以女性为主角的故事有27篇,在整部作品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小泉八云笔下的女性形象反映了他本人作为西方人对日本传统女性的欣赏和理解,同时也融合了一些西方女性的观点,使其具有不同于纯粹的日本传统女性的美感,且呈现出诸多共同特征,成为其作品的中心。

《聊斋志异》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小说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90余篇,其中有超过一百五十位女性形象的塑造,为大众所熟知。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还是描写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古代妇女在家庭、婚

姻和社会中的挣扎和地位,但其中不乏一些不惧封建礼教、反对强权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古代女性独立的进步人格。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形象作为两位作者描绘的重点,都包含了善良、正直、忠贞的正面形象以及狠毒、阴鸷、睚眦必报的反面形象。下文将选择两部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以探讨她们的特点和相似性、不同点进行探讨。

1 具有美好品质的女性形象

小泉八云和蒲松龄都喜爱描绘形态各异的女性形象,有神怪也有人类。在描写善类时,他们将个人的生活理想和对完美女性的向往结合在一起,赞美女性,凸显她们的美好品质,例如贤妻良母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形象。

首先,在《怪谈》中,对女性母爱歌颂的典型例子非《乳母樱》莫属,该则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阿袖的乳母,

她自小陪伴小姐小露成长，早已将忠诚与母爱融为一体，当小露罹患重病、无药可治时，视其如亲生女儿的阿袖悲痛不已，遂向不动明王立誓，以自身性命换取小露的康复。最终阿袖如愿以偿，小露得以康复，但自己却离开了人世。阿袖对小露的爱已经不仅仅是仆人下级对主人上司的忠诚奉献，她既带有母性光环，又带有无血缘关系的无私，令人十分动容。而那棵象征着阿袖生命的“乳母樱”，花开不绝，正是她忠贞与大爱的永恒见证。

与《怪谈》不同，《聊斋志异》中塑造的母亲形象没有像阿袖此类对母爱直接抒发和表达的，而是更倾向于描绘在封建社会下，通过对子女悉心指导教育来展现其特质。比如《细柳》中描写了一位懂得因材施教，具有睿智教育观的母亲，细柳作为长福的继母，在丈夫去世后对于日渐骄纵的长福没有袖手旁观和不管不顾，而是因材施教、严厉教导，使长福步入正途，长福也因此开始刻苦钻研学问，最终跻身金榜。而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长怙，因其资质迟钝，“读数年不能记姓名”，细柳果断让其退学务农，并辅以方法矫正其游手好闲的本性，最终使长怙也成为一名“货殖累巨万”的成功商人。在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贤惠的妻子，更是教养孩子的母亲。因此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往往与教子成效紧密相连，细柳凭借卓越的教养之道，让两个儿子分别在仕途与商道上取得成就，一人显贵，一人致富，由此获得了“此无论闺闼，当亦丈夫之铮铮者矣！”的高度评价。

除了歌颂母性光环，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女性在两部作品中也有体现，《怪谈》中《阿贞的故事》里的阿贞深爱她的未婚夫长尾，在离世前与其约定阳间重逢，经过十五年轮回转世为侍女与长尾再续前缘。此外，还有《鸳鸯》中的雌鸳鸯，在丈夫被猎人村上杀死后，进入猎人的梦中，化作人类女子的形象对猎人的行为加以控诉，并约其次日到赤沼川河边。最后雌鸳鸯在村上面前啄腹自杀而死，被这一幕震撼的猎人村上也因此剃度脱发，出家为僧了。《鸳鸯》这则故事虽然短小，但却用了较大的篇幅来描写了雌鸳鸯在梦境中对猎人发出的凄婉控诉以及她在猎人面前殉情的场景，刻画出了一位为爱献身的勇敢女性。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大多为非人类女性，所以在描写这类女性时，蒲松龄并没有给她们设下许多当下社会背景和观念的限制，要求她们必须三从四德或是逆来顺受，而是把她们描写得多情浪漫、热烈开放。但在少有的故事中，也不乏对坚贞不渝女性的赞美。例如在《鸦头》中，狐妖鸦头虽身处勾栏，却并不同于一般勾栏女子的轻浮浪

荡，钟情于王文后，不但没有嫌弃王文家徒四壁，反而安排王文和仆人开店卖酒浆，自己则做针线活补贴家用，从一而终地对待爱情，最后使日子越过越好起来。

《怪谈》和《聊斋志异》中描写的上述女性都有着美丽的容貌，贤良淑德且具有奉献精神，这些典雅动人的女性形象浸染着浪漫主义的色彩，融合了人性与物性，虚实相生，不仅包含着深刻的现实内涵，同时展现出了纯真的人性之美。

2 因爱生恨的女性形象

《怪谈》中的幽灵女以及《聊斋志异》中狐、仙等异类女性形象在陷入爱情和婚姻的漩涡后，仍然与人类女子一样可能遭遇丈夫的背叛，但与人类女子接受命运不同的是，此类女性在死后会化身厉鬼复仇。她们因深陷痴情、积郁怨愤或是被嫉妒裹挟，心中滋生出强烈的执念，导致灵魂超越了肉体的限制，直接以鬼魂形象具现，并使用超自然力量达成自己的目的。

《怪谈》有四个故事讲述了被丈夫背叛而化作幽灵女的情节，分别是《毁约》《和解》《骑在尸体上的男子》《因果的故事》。在这四个故事中，妻子的丈夫都有先娶或先休再娶的经历，深爱着丈夫的妻子们因此心生怨恨，有的将怨恨转移到丈夫的侧室或继室身上，有的选择直接报复于丈夫，有的也选择因爱而宽恕。《毁约》中的妻子，生前坦言不愿与人分享自己的丈夫，希望丈夫在自己去世后不再娶妻，结果丈夫违背誓言另娶，她便化作厉鬼对新娘施尽残虐，将新娘的头生生拽掉，手段极其残忍。在《因果的故事》中，正室因爱生妒，在临近生命的尽头时，她叫来深受丈夫宠爱的侧室雪子，让雪子背着她到院子里去赏樱花，由于嫉妒心的驱使，她在紧握雪子的双乳之后离开了人世，死后仍不安宁，日日折磨雪子的肉体，使其痛苦万分。最后雪子不得不削发为尼，日日向着正室的灵位牌膜拜祷告，以平息其妒忌的执念。上述因爱生恨的幽灵女形象都展现了典型的男性视角，是受时代限制所不可避免的。在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都被视为依附于男性而存在、缺乏独立个性的集体附属物。《骑在尸体上的男子》里的妻子变成鬼魂后，虽把复仇的目标瞄准丈夫，但在阴阳师的帮助下，仍被丈夫“骑在背上”压制着，最后未能复仇。传统日本社会中女性的弱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上述四个故事得以体现。

在同属“男子负心、女子含冤复仇”的框架下，《聊斋志异》中的窦氏的命运，远比《怪谈》中的同类女性更为悲苦。窦氏本是家境贫寒的农家女子，因容貌“端妙无比”

被宦子弟南三复留意，南三复初见便起了非分之想，企图违背窈氏意愿逼迫她顺从，却被她一身傲骨拒绝——“奴虽贫，要嫁，何贵倨凌人也！”坚守着对婚恋的基本尊严，见窈氏不为胁迫所动，南三复转而用誓言伪装诚意，指天为誓承诺“定不他娶”。这番看似坚定的表态，最终打动了窈氏，两人随后开始私下往来。相处日久，窈氏怀有身孕，便多次催促南三复按礼向父亲提亲，可南三复此时却因窈氏出身低微而心生嫌隙，始终以各种借口推诿欺骗，迟迟不肯兑现承诺。不久后，他更是彻底背弃约定，决定迎娶门当户对的女子。窈氏生下的儿子，因未明媒正娶，被窈氏父亲视为耻辱，最终被遗弃。窈氏强忍悲痛寻回孩子，抱着一线希望投奔南三复，哭求他念及骨肉之情，给母子二人一条活路。然而南三复铁石心肠，对她的哀求完全置之不理，最终导致窈氏与幼子双双殒命。含恨而终的窈氏化身为怨灵，开启了复仇之路：她先是害死了将要嫁给南三复的新娘，让南三复从此家道中落；随后又设计掘出姚孝廉女儿的尸体，将罪责诬带给南三复，最终南三复被官府判处死刑，以性命偿还了昔日的罪孽。

窈氏与《怪谈》中遭丈夫背叛的妻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窈氏历经层层惨事后化为厉鬼，其复仇最终得以伸张正义，使恶人有恶报，带给读者一种“快意感”；而《怪谈》中的几位妻子其复仇往往难有这般明确的“恶有恶报”的闭环。其次，从动机来看，蒲松龄笔下的女性形象复仇，故事情节有着较为明显的因果关系，她们的反击并非源于单纯的妒忌或怨怼，而是对自身所受压迫与伤害的直接回应；而小泉八云塑造的因爱生恨的妻子，其行为逻辑中“情绪驱动”的色彩更重。在人物刻画手法上，二者也存在显著区别：蒲松龄擅长调动语言、动作、外貌等多维度描写，比如通过窈氏“严词拒辱”的言语、“抱子寻夫”的动作，使她们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小泉八云则主要突出语言描写，通过大量的独白或对话道出人物角色的心中所想。但是我们可以窥见两部作品中的女性角色的共同点，就是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一个弱女子要得到一个公道只能借助于鬼魂，两位作者都通过寄托于魂灵这种非正常形态来突破现实的束缚。

3 结语

在《怪谈》与《聊斋志异》中，女性形象的刻画都极为丰富，各具特征。通过对相关故事的梳理与归纳，可以洞察到两部作品所塑造出的女性人物形象及背后所折射的女性观是存在差异的。首先，需要提及的是一贯对东方传统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的小泉八云，他因对西方基督教文明

与工业文明抱有排斥与反感，充满朴实自然气息的东方文化就成了他的理想乡。同时，出于对故乡的眷念与对母亲的思念，他将日本这个东方岛国当作“第二故乡”。对小泉八云而言，日本能让他漂泊寂寞的身心得到慰藉。作为西方人他发现了日本女性被忽略的美好品质：充满温柔仁爱、坚韧执着且具有奉献精神，这是截然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个人主义的。其次，小泉八云笔下的女性形象也渗透了西方“爱重于死”的价值观，例如，《鸳鸯》一篇正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在小泉八云眼里，真挚的爱意味着无论遭遇何种危险与困境，都愿意为所爱之人承担，这种观念在《怪谈》中反复出现。

蒲松龄出生成长于战乱频发的明末清初，作为一名穷苦的读书人，他日常接触到最多的就是身处社会，这让他得以深刻体察民众的苦难，也更能共情女性在封建环境中的悲哀境遇。正因如此，他在笔下塑造的女性角色，往往突破了传统礼教的禁锢：她们敢于为追求自身幸福主动争取，涌现出一大批不惧世俗非议、能自主掌控婚姻与情感走向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展现出蒲松龄女性观中具有先进性的一面。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专制男权意识仍然存在于《聊斋志异》中，女性仍然是男性的附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独立仍未体现。

参考文献：

- [1] 小泉八云著，王新禧译：《怪谈》，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 [2] 蒲松龄著，学谦译：《聊斋志异》，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
- [3] 张瑾著：《小泉八云与“永远的女性”——以《泉之少女》和《雪女》为例》，《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 [4] 葛愚著：《小泉八云的女性观——以怪谈中的女性形象为例》，《现代交际》，2015年第11期。
- [5] 黄佳薇著：《小泉八云《怪谈》中的日本女性形象》，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 [6] 浦景昀著：《论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形象及蒲松龄的女性观》，《汉字文化》，2020年第12期。
- [7] 袁媛著：《聊斋志异》与《阅微草堂笔记》女性复仇故事比较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
- [8] 陈璞著：《聊斋中的女性形象探析》，《新楚文化》，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龚秋丹，女，贵州遵义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华文化教学与跨文化交际研究。